

东方赤子·大家丛书

臧克家卷

华文出版社

峥嵘岁月 激烈情怀

我找到了「自己的诗」

少见太阳多见雾

天下第一乐事

毛主席向着黄河笑

友情和墨香

生活——诗的土壤

诗的血脉——情感

东方赤子
大(家)



C53
52
11

东方赤子·大家丛书

DH86/122

臧克家卷

臧克家 著
唐文一 编

华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东方赤子·大家丛书:臧克家卷/臧克家著;唐文一编
—北京:华文出版社,1998.10

ISBN 7-5075-0747-5

I. 东…

II. ①臧… ②唐…

III. ①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中国—现代 ②臧克家—文集

IV. 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15395 号

华 文 出 版 社 出 版

(邮编 100800 北京西城区府右街 135 号)

电话 (010)63096781 (010)66063891

新 华 书 店 经 销

密 云 胶 印 厂 印 刷

北京京鲁排印部照排(63044503)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0.125 印张 241 千字

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*

印数 0001—5000 册

定价 16.00 元

目 录

第一部分 自传·自述

- 3 皓首忆稚年
19 峥嵘岁月 激烈情怀
25 我找到了“自己的诗”
34 少见太阳多见雾
57 称名忆旧容
62 我在想什么 干什么

第二部分 小说·散文

- 73 猴子拴
80 债权人
88 天下第一乐事
100 奔
123 挂红
135 小兄弟

东方赤子·大家丛书
臧克家卷

- 154 小马灯
- 166 牢骚客
- 187 她俩拥抱在一起了
- 202 毛主席向着黄河笑
- 205 怀念逐日深
- 210 老舍永在
- 224 剑三今何在?
- 232 书的故事
- 238 十六小时以内
- 243 炉火
- 245 泰山脚下诗碑林
- 249 我的“南书房”
- 252 博士之家
- 255 一文三洒痛哭泪
- 258 友情和墨香

第三部分 随笔·断想

- 267 论新诗
- 272 新诗答问
- 276 谈比喻
- 281 谈灵感
- 292 生活——诗的土壤
- 299 诗的血脉——情感
- 301 学诗断想
- 316 诗界“三希”

第一部分 自传·自述

皓首忆稚年

——童年、少年生活掠影

“人生思幼日。”龚定庵这五字短句，打动过多少人心。一个上了年纪的人，对于自己的过去，怀着眷念回顾之情，这是不免的。眷念过去，不应该是因为来日无多，作为精神上的回光返照；眷念过去，应该作为总结的探索，目的是为了开辟未来。

在人的一生中，童年、少年、青年时代，虽然比较稚嫩，但它是生气勃勃的，譬如一棵小树，沐浴着阳光雨露，经历了严冬的冰雪，蓬勃生长，枝叶繁茂，挺然而立，成为栋梁之材。

年轻时候的事情，忆来总是很清晰的。当年的印象好似钉子打进木头里一般牢固，事隔几十年，那情景，那形象，带着鲜亮的色彩、亲切的声音，媚人地、动人地、亲人地，来到眼前、耳中、心上。

我生在光绪三十一年，作为“大清”的一个“子民”来到世界上。我看过清朝的“龙旗”，中华民国的“五色旗”，看过蒋介石统治时期的“青天白日旗”，这些黑暗、悲惨、痛苦时代的标志，被革命的风暴吹空，五星红旗，终于高高地，高高地猎猎飘扬在祖国的万里晴空。

一幕一幕的时代风云，在记忆的长空中飘忽而过，一声一声悲惨的呼喊、战斗的号角，清晰地 在耳中回响。

在漫长的岁月中，在崎岖的道路上，有个人的影子，有自己的脚踪。

我的故乡是山东诸城，属于胶东半岛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，青岛德国人的大炮，震得我家的窗纸响。这个县属古琅玕，秦始皇东巡，

曾在这儿刻石纪功,这就是有名的琅玕刻石。我的村子——臧家庄,在西南乡,离城十八里路。它孤高地踞踞在一个小岭头上,树木不多,干旱缺水。我家门口,对着两座青山,一座是常山,一座是马耳山,苏东坡在密州作知州时,曾到常山打猎,也留下了“试扫北台看马耳”的诗句。臧家庄,自然风光并不优胜,但我生于斯,长于斯,我对它感情是湛深的。在诗篇中,我带着欣赏的厚意描绘过它的大自然风貌,美丽而又悲惨;我带着浓厚的情感刻画过故乡的农民,他们勤劳、纯朴、智慧,但是命运呵,却痛苦酸辛,令人悲愤!

我于一九〇五年出生在一个由中而小的地主家庭里。这个家庭是封建的,但它的文化空气很浓。我八岁,生母便去世了。我父亲从法政学堂毕业,被肺病折磨得连翻个身也无力,终年咯血,仅仅活了三十四岁。我的祖父、曾祖父,都在前清中过不大不小的“功名”。我们村子里,除了臧姓的以外,全是贫农,一共五六十户,姓名各异,而悲惨的情况,生活的酸辛,都是一样的。我们县里,土地大量集中,“对山堂”、“望山堂”这两家姓臧的大地主,就拥有膏腴之地近百顷。正如《红楼梦》里所描写的,几十个庄子属于一个财主,这些庄子里的农民,种的土地,住的房屋,甚至连同一条身子,全是他们的。经济剥削,政治压迫,使成千上万的农民沦为奴隶,生死之权,操在地主手中,一有不满,便大发雷霆:“揭锅、退地、封锁门!”一般穷苦的农民,穷得冬不见棉,春不见粮。我曾经用这样的诗句去形容他们的悲惨生涯:“穷得上吊找不到一条绳子!”这决非夸张,恐犹不及。

我家的堂号是“南凝翠轩”,是颇有诗意的。但在饿花了眼睛的贫困农民心目中,恐怕只会感到面前这三座大山(“马耳”、“常山”之外,还有遥弄青影的“五莲山”)的压力,决不会去欣赏它们的什么“翠”色的吧?

在八九岁入私塾之前,我的生活真是海阔天空,它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美丽深刻的印象,和当时极度欢愉、忆来却不胜感慨的生活教育。我的文艺兴趣,也从这时候萌生。可以说,没有入学,已经亲眼看到、感觉到从书本上读不到的东西。

稚年的印象总是清晰的，它带着无比的深情在记忆中鲜活。那时候，有一二十个和我年龄仿佛的伙伴在一起游玩，我是野孩子队伍里的一员，他们全是贫农家的孩子，我们风里雨里厮混在一起，连饭有时也忘了吃。春天，自己扎风筝在南园里比赛，一张张小脸快乐而紧张地仰望着天空，手里的线越放越长，争看谁的飞得更高，顺手从菜地里拔一棵大葱，一面嚼着，辣得擦眼泪。为了用线网到丛林中去捕捉过路的候鸟，不怕跑好几里路。夏天，爬上高树去掏雏鸟，用马尾扣子聚精会神、目不转睛地去吊鸣蝉。在滂沱的大雨中，争着在水流里抢一个冲来的红枣，得到的人，一声欢呼，把雨声压倒。一场暴雨过后，池塘水满，蛙声四起。我们光着屁股，用荷叶塞好鼻子，一个“没子”扎到水底，冒出来的时候，从头到脸用手一抹。秋天的大野，格外旷阔，我们列起阵势，互相掷石块，田野成了我们的战场。冬日，比赛用高粱秸扎的风车，在冷风中跑得满身大汗，有时也加入打猎的人群，看雄鹰逐狡兔，一气跑十几里路远。夜晚捉迷藏，藏到村边的松柏荫中，藏到荒园的大草垛里，屏息侧耳，既害怕，但又恐被同伴找到。我们也一起听大人讲故事，学着唱民歌；直到今天，我还清楚地记得下面这首讽刺结了婚忘了娘的歌谣：

“山老鸱，尾（读一）巴长，将了媳妇忘了娘，把娘背到山沟里，媳妇背到炕头上，出啦出啦吃面汤，吃完面汤想他娘，他娘变了个矢车郎，碰了南墙碰北墙。”

我们也常常唱：“小白鸡，咯，咯，咯（音鸽），老娘爱吃嫩黄瓜……”

这些穷孩子当中，和我最要好、终天不离群的有两个，一个是大机匠的儿子群祥，另一个是四机匠的儿子三祥。我们是比邻，一场之隔，我家住着四合院，他们三家住了六间低矮的小草房。但是阶级并没有把我们分开。三祥，为人老实，鼻子有点毛病，说话嗡嗡的。一家四口，揭不开锅，年纪大点了，得为糊口到处奔忙。每到冬天，他带上几包针，到南山里去，走一村叫一村：“拿烂头发来换洋针啦！”听起来好似唱歌似的，不知这九个字中包含多么深沉的悲痛和酸辛呀！

凭一根一根“洋针”换得妇女们一窝窝烂头发，卖给“洋人”。其实呢，这等于叫化子。没吃的，要点白薯打发肚子，山里人厚道，自己穷，也同情穷人。夜里，走到哪里，在哪里借宿一晚。三祥虽然老实，但也有穷人的“直性”。有一年闹灾荒，穷人们饿花了眼，结成大队向吕标大地主家去抢粮，这是“犯法”的、冒险的事，三祥也去了。听说在我县解放之前，他参加了红色农协，国民党反动军队来把他杀了！

群祥，比三祥聪明、勇敢，有个闯劲。因为在故乡无法生活下去，他们全家在一天夜间，“起黑票”闯了关东。一九二八年六七月间，我被国民党追逼，逃到了沈阳，就和他们一家睡在一张大炕上。这时，他再也不是一个光着屁股的儿时伴侣了，凭聪明能干，混“菜行”了。谈起童年往事，热情欲流，亲爱如手足。他比我大约小一岁，“文化大革命”前还通过信，现在还该活在人间吧？

群祥的爸爸大机匠，为人老实，默默地挑一副沉重的生活担子，和我们这些孩子不大接近，对我们没有吸引力。他的四叔四机匠，和他挨屋住，过着穷苦的日子，有时好抹一把小“牌”。五机匠，就不同了，穷得春天吃地瓜秧，冬天穿不上条棉裤，下雪了，才凑合着做一件小棉袄，又短又瘦，想插手到袖筒里暖一下也不可能，脸上枯黄，像一个苦瓜。但他的性格和几个哥哥不同（二机匠，可能早年死亡，我没见过，三机匠住在村后，先是织布，后来给我族祖家作了长工），极幽默，好说笑话，而且“荤”的多。生活苦得要命，但他以笑脸去承受。我们这些孩子，愿意围绕着，听他说些开心逗乐的“村”话。王家六个机匠，我们孩子们最喜欢、和我感情最深的，要数六机匠了。这个穷光棍，是我最佩服、最亲爱不过的一个人了！他勤劳劳动，做人诚实正派，智慧高，有才华。记忆力强得惊人，口头又伶俐，他肚子里装满了许许多多“瞎话”（故事），打动过我们孩子的心！他是我第一个老师，启发我的心灵，培养我对文艺爱好的嫩芽。他是一颗明珠，埋在封建的泥土里。他是农民性格的一个典型，他是我记忆长空中一颗明亮的星。

这五位机匠，我小时，每家都有一张织布机。隆冬，我看他们脰

沟里夹一把大刷子，长长的线缕像一道银河，身上穿着破旧的单衣，冷风一吹，好似连人也要浮起来，肉，冻得酱紫，清鼻涕摇摇欲坠。他们织了布，卖不出去，因为洋布便宜又好看。停了织布机，却不能停肚子，放下梭子，拿起了锄头。六机匠，身体壮，能干，很会干地里的活。可是他没有土地，种着别人的亩儿八分地，而且还远远的在西河。分家的时候，他分到了一个老娘，他一个人活着已经不容易，更加上一个担负！后来，老娘死了，一个人过，一直到死，孤孤单单、寂寞寂寞地被埋葬在他生前劳动过的土地的一个小角上。封建社会，扼杀了多少穷人！摧毁了多少天才！天生的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里，他们不劳动，为什么吃香的，喝辣的，粮食囤像小山？他们不织布，却为何一身绌罗缎匹？我虽在童稚之年，小小心中也大大起疑！

六机匠，种地是能手，弟兄们连畦种的菜，一眼就分辨出哪一畦是他的。他的人叫孩子们亲近，他的两间小土房里，一年四季出出进进人脚不断。我的童年时光，大半在他的木机旁，在他的土炕上，在他的身子边度过。我叫他六爷爷。他下地劳动，我跟着去西河，傍晚归来，锄杆上搭一领蓑衣和一个小牛眼罐。当他打开锁，推开两扇寂寞的门扇，月芽已经在窥他的茅檐了。

六机匠吸引我，像一块磁石。他的家，我不去就不算一天。他吸引力最大的一点，就是“扒瞎话”（说故事）。他的肚子就是一个“瞎话篓子”，永远倒不完。他的口真巧呵，只要它一张，我就入了迷。活到七十多岁，读了不少中国的、外国的小说，但是说实话，记忆最深、最能打动我的，还是童年听他说的那些故事。其实，这些故事，也不外《三国演义》、《封神榜》、《西游记》、《说岳》、《水浒》、《聊斋》这些书里的片断，但经他一讲，却格外传神。他的声音，他的眼色，他的手势，给故事添枝生叶，入化出神。他把自己的想象、感情放进了故事里去，所以它能打动我们孩子的心灵。他不识一个大字，怎么有这多故事？这有个来源。五天一个“吕标集”，他去听一位天才说书家娄小苇说书。娄小苇说书，远近有名，我也听过。他说起书来，口若悬河，声音铿锵动听，手里拿两叶铁片，脸前面大鼓。他才华横溢，肚子

就是个故事的海。他说书，六分原样，四分创作。记得有一次听他说《武松醉打蒋门神》，他声调高昂，正气凛然而又幽默地指斥道：“不叫你姓蒋你偏姓蒋，你再姓蒋我日你娘。”场子上有个蒋姓听书的人，一脚把他的大鼓架子踢倒，大鼓在场子上乱滚，娄小苇顺口唱道：“不要慌来不用忙，货郎鼓子上了场。”六机匠的“瞎话”，是从娄小苇这里来的，他虽然极穷，每次赶集，总不吝惜破费一两个铜板。娄小苇说的不是原书，六机匠说的故事，又不是娄小苇的复述。《聊斋志异》，这些年来我读了上十遍，但不及儿时听六机匠说得那么趣味浓厚。譬如他说半夜里一个女鬼从古庙里走出来，把那阴森寂静的空气布得十分可怕，她走在荒草石径上咯咚咯咚的脚步声听了叫我毛骨悚然。他的土墙上贴着一些“小模画”，画着“沈万三打鱼，一网打到了万两黄金”，画着一位仙女夜里走下来私恋凡人……抗战末期我在重庆怀念六机匠，写了以《六机匠》为题的一首长诗，写了他的为人、他悲惨的一生，写了他对我的深情，写了我对他的真挚怀念。其中有这么几句，自己觉得十分沉痛：

你的四壁上贴满了小模画，
画着“招财童子”、“财神进门”，
画着摇钱树，聚宝盆，
画一个打鱼的沈万三，
一网打到了万两黄金。

.....

你也说过，画上的仙女
夜里走下来私恋凡人；
可是，为什么，为什么四壁黄金
不曾走下来过一次，
走下来救济一个像你这样的好人？

六机匠的这两间小茅草房，我白黑泡在里面。不论忙闲，我娇聒

地要他和我玩，扒着他的口要故事，他从不使我失望。我总是带着浓兴来，带着故事里人物的形象和对他们的爱憎的深情，快乐地、然而又快地离去。那时我还是个孩子，只觉得他的人好，他勤劳和善，但对于他喋喋着旱烟袋，偶尔双眼向上，那种难言之痛的神情，或是不易令人觉察的一声轻微喟叹，我是不了解的，不注意的。只认为他是个“瞎话篓子”，哪知道他是棵黄连树。他的板门上贴着“勤俭黄金本，诗书丹桂根”的门联，小横门档上四个字是“吉人天相”，今日想来，这对他简直是一种讽刺。他“勤俭”可说到了彻底的程度，但“黄金”何在？他富有很高的文艺天才，但大字不识一个。他为人正派、老实、纯朴，“天”“相”了什么？除了穷苦为他所有，别无长物，广阔人间，他是光棍一条！他从机匠变成农民，从农民变成卖酒家，后来流落关东，卖菜过苦日子，以后，又回到故乡，给人家扛活，末了，伤寒病结束了他苦难的一生。一九五〇年春，我回到久别的故乡，抱着重新会见他的急切心情，得到的却是他几年前已经辞别人间的消息！

另一个使我印象深刻、终生不忘的是在我家当“把头”达五十年之久，四辈子同呼“老哥哥”的老李。他青年时代就踏进了我家的大门。我曾祖父叫他“老哥哥”，我祖父、父亲叫他“老哥哥”，我也叫他“老哥哥”。我小的时候，他已经老了，地里的活已经不能干了，只管喂驴，扫地，五天赶一趟“吕标集”。他对我和善极了，陪我玩，讲故事给我听。当然，他“扒瞎话”的本领比六机匠差远了，但对我，还是富有吸引力的。他讲我们“荣华富贵”的家史，带着不胜今昔之感。他从什么地方到我家来的，他为什么从来没提到过自己的“家”，也没一个亲人来探望过他，孩子时代的我的小心里，有着这样一些疑问。我祖父对人严厉，铁脸一张。听说祖父、父亲小的时候，和我一样央求“老哥哥”讲故事，说：“这时候你对我好，长大了挣钱养你的老。”当他们上了年纪，挣了产业，当家作主的时候，自己便被呼为“老爷”，“老哥哥”变成“老李”了！我小时候，时常看到“老哥哥”赶集回来，有点胆怯地半低着头向祖父报账的难堪的窘态，替他担心，深感不平。“老哥哥”老了，耳朵聋，记忆力差，漏买一样东西，或是差一个铜板对

不起账来，躺在炕上鸦片烟灯旁的祖父，便用语言，用冷脸子责斥他一番，“老哥哥”毫无反抗，作了错事似地，迟迟地，迟迟地，带着不安退了出去。“老哥哥”，干一年活，工钱不过十二吊，他从不花钱，也没有个花钱的地方。他的一点钱，包在一块破布里，放在一个破箱子角落里。我小时候贪赌，输光了，恨不能老鼠洞里掏出个铜钱。势逼无法，最后主意打到“老哥哥”可怜的破钱包上了。乘他不在，我悄悄地取出几个铜板来，十分疚心，这么想：“老哥哥”多可怜，赢了，再给他还原。可是输的时候多而赢的时候少呵！“老哥哥”也从来不过问，也不知道钱的多少。几个钱好似为“压箱”，别无用处似的。他上了年纪，冬天怕冷，总是把小耳屋的炕烧得热一点，躺下去，一会儿便打起呼噜来，精神不济了。对于烧炕，祖父怕草贵。“老哥哥”有时给我唱下面这个歌谣：“不图吃，不图穿，图个热炕头烙盹眼。”事情正出在这烧炕上。有一年冬天，“老哥哥”烧炕不小心，把我小叔叔的一只鞋子也烧了。祖父生大气，一气便把“老哥哥”赶走了。他有他的铁算盘，烧了鞋不过是一个引子罢了。我满眼流泪，哭送“老哥哥”走。他背着一个小包包，劳动一生的代价，走向何处？走向焦家庄子他的一个侄儿家里去。侄儿是穷苦农民，穷得吃不上饭，怎能再加上他这个累赘呢？我送“老哥哥”出了庄，看着他一步一步地下了坡，我止不住眼泪。我爱“老哥哥”！我想“老哥哥”！“老哥哥”呀，你在我家劳动了一辈子，年老了，无用了，就被无情地赶出去了。我痛恨我祖父！我痛恨地主！当年，我用流不尽的眼泪送“老哥哥”走，今天，写怀念我的“老哥哥”的文章，写到这里，我只好停笔，让眼泪的淫雨倾泄我对“老哥哥”的似海深情。

一九二九年，祖父去世了。一九三二年旧年，我把还活着的“老哥哥”请了来，想让他在我家住几天，我想他，我亲他，我想在他生前给他一点温暖，使他感到，人间并不完全是一个冰桶。可是，“老哥哥”好似全不在意这些事似的，无怨也无恨。这时候，他老得已经近于昏聩了。耳背更厉害了，说句话像打霹雷。和他说不上几句，人已经朦胧入睡，呼噜呼噜打起鼾来了，不一霎又咳嗽醒了。我留他多住

几天，他一劲地要走，说：“夜里要吐痰，太累赘人了！”我心里十分难过，但无法再挽留他了。临走，我把六块现大洋，塞在他手里，他没说什么感谢的话，只是：“少相公，你真是……”嘟噜了几声，这是把深情用最朴实的几个字有力地表现了出来。几年之后，我到二里之外的焦庄子去拜望“老哥哥”，只见到他的侄儿，他领我到“老哥哥”的荒凉的坟前去站了一会儿。

我的《诗选》里有篇《老哥哥》，写了“老哥哥”的悲惨遭遇，写了我对他的深厚的情感，写了我对封建社会的控诉与痛恨。

关于六机匠，“老哥哥”，我写的比较多，这是因为他们在我生活史上占的位置太重要了。他们使我从小就模糊地认识了旧社会，虽然还不清楚什么叫做“阶级”，但实际生活使我清楚了贫富的悬殊，善良农民，劳动而贫困；残暴地主，安逸而享受。他们二人又是贫雇农的活生生的典型。他们教我认识了人生，他们使我对文艺发生了兴趣，可惜呵，他们，像他们这样的上万成亿的农民，被压倒在大山之下，有天才不得施展，有能力不能发挥，渺渺一生，默默而死，他们如果能活到今天，那该多好啊，多好啊！

在童年时代，给我讲故事，给我印象颇深的还有我的姑妈（庶祖母）。她是我本村贫民的一个女儿，二十岁左右就来到我家，我祖父教她认字。她为人聪慧，嘴巧。我八岁时候，母亲不在了，在没有继母那段日子里，姑妈哄我玩。有一次，我偷偷地从曾祖父枕头底下的钱包里，掏了一张一吊线的纸票，哀求人到城里买了一部石印的插图《西游记》，另外还买了一个小小的红木头盒子，心里那种兴奋劲，就别说了！央请姑妈给我讲《西游记》，不管她忙闲，也不管白天还是灯下。她虽识字不多，可也绊绊磕磕地能把书上的字念下来。她讲花果山、水帘洞，孙悟空大闹天宫；对这个齐天大圣的猴王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，心里真佩服呀！他手里的那条金箍狼牙棒，借给我用，去和外村野孩子们对仗，那多好啊！为什么只能七十二变？再多两变不就能把二郎神压倒了么？唐僧人倒不坏，可是动不动就念他的“紧箍咒”，多可恨呵……

听故事，替神人担忧，哪个好，哪个坏，孩子心里有自己的标准。《西游记》之外，她也给我讲《封神榜》。使我特别感兴趣的是听她说“李太白醉草回蛮书”：“回蛮国”来了一封书信，没一个人认识，唐明皇把李白请了来，请他回答。李白喝酒喝得醉醺醺的，提起笔来，唰唰唰，一路栽花，不到半顿饭的工夫，把回信写好了，满朝文武，面无颜色。写完以后，李太白，袍袖一摔，扬长而去了……在我读他的作品之前，就知道有个李太白，为他的才高傲物所感动。他传奇的行动，为我所钦佩。

我家里的人，都爱诗。我祖父是个儒家之徒，为人严肃哑默，令人不敢接近。但是他喜欢诗，高了兴便收起那副冷面孔，放声朗读起《长恨歌》来，声音里饱含情感，显然他已进入了诗的境界，另是一个人了。他自己写诗也学白乐天。在我青年时代为爱情所苦恼时，有一天，他把写在一张纸上的四句诗递给了我，什么话也没说。诗曰：“青蚕栖绿叶，起眠总相宜，一任情丝吐，却忘自缚时。”这首诗，他用以警告我，今天想来，他也有点自悔的成分在内。他原来和我祖母感情极好，五十岁，从北京“大理院录事”的小官任上，不得意归家以乐余年，娶了我的庶祖母，把我祖母气疯了，一个人关在房子里，墙上画一个“大王八”。新人、旧人之间，不会不使他有动于衷的吧？我在一九二九年生了第一个孩子的时候，祖父作了一首长篇七古，以抒今昔之感。只记得开头几句是：“昔我三八已抱孙，今抱曾孙六十二，首尾二十四年间，子更生孙孙生子。”小时候，他教我念一些古诗，什么“打起黄莺儿”；“自君之出矣”；“床前明月光”；“壮士别燕丹”；什么“少小离家老大回”；“黄河远上白云间”……还有《木兰辞》……对这些古诗，当时能背得滚瓜烂熟，对于它的内容，却半点不了解。一个孩子，怎能理解爱情、乡愁的缠绵情调，刺客的悲壮情怀，这样一些思想和情感呢？每年春节临近的时候，祖父亲手写春联（他写一笔好字），我给他按纸。学屋里的门联年年换，大都是古人的佳句。像“花如解语诚多事，石不能言最可人”；“水能澹性为吾友，竹解虚心是我师”；“万卷藏书宜子弟，十年种木长风烟”；还有一副，只记得下联了：